



孟子集註
 萬音 離婁

土岐文庫
 文庫17
 W8
 3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
規矩不能成方。負師曠之聰。不以六
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文庫 17
W8
3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吉原氏 寄贈

010185168014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負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簧。陰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也。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

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入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

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負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

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夫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克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

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與

關同喪去聲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

非說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

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
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負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中方
貞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
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

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論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
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
之言不仁之禍必至
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

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
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
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

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_三以廢興存亡者亦然_三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_{治人之治平聲不治}

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洽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厚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

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

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有不修其本而處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

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魯，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貫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之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千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見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信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
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扶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
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

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
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
勿施於民。量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

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鰕魚者獺也為叢鵩爵者鷓

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獺

音闕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

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

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

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

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一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

也 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爾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

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

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性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下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一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授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意來八年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鯀寡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

也 求仕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焉往焉於 度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

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
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

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關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之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

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

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反於

度音

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弁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苟可以為為。則有不容不為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

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傳林四書
孟子集註卷七
六
山崎嘉熙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方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入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大反四書
孟子集註卷七
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向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矣。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問。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問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之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之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入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難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

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始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

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

以鋪啜也。

鋪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鋪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稼任。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廷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茲亦允

五十一 孟子卷之二 二下

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庶幾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老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一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後世四書 孟子集註卷八 山崎嘉熙

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

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祭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一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車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

委反四書

五上美在後八

未病涉也

江杙音

杙。方橋也。徒杙。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涇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

而濟之

辟與關同。焉於度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

無敵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士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冠雉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

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集注卷八 梁惠篇下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樂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三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
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
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

孟子集注卷八 梁惠篇下

孟子集言卷一
五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

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孟子集注卷一
六

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

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關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聲反

取。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

爾。

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

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

君子恥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頭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志。若其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也。庶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

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

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也。皆去聲。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如讀為如

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至賢湯却泄通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盡。矣。服窮則還。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

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平聲。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使公必不害已小人度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拜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度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

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

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用。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泄其禁令。虛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不與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

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故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後抄四書 孟子集注卷八 山陰縣志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

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振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

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

卷之四書

五之五卷八

三

詩

作林四言 孟子集註卷八 三十三 山崎真

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

李反曰書 孟子集註卷八

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
與人同耳曠古

儲子齊人也。曠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
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
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

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
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饜食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
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
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墻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藩。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且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然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太禹謨篇。然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晉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夫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勿艾義。

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入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戀，離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入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矣。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樓象往入
舜官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
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六，反忸音尼與

聲平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
舜上塗廩。鼓腹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
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與象共下土。實
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
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
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
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
舜所彈。五弦琴也。弼。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
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
也。棲。林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
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
官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
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
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
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善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至為。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哉。

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圍。罔而未紆之貌。罔罔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誰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其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

曰。今道州。阜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今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厘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

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雖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

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咸擊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之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
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
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
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
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
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
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
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
貌遺脫也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
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其辭而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
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阜而非
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
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

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在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

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本天曰言。五十一集註卷九。十一。山此書集。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入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焉。而居堯之宮。通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與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正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肖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友。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肖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

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子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

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然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

又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
 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子也程子曰古
 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惟太甲差長故云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
 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
 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
 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
 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
 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

禪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
 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
 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
 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為要

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亦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天無細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賢五高反又戶驕反

賢賢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
 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
 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
 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
 而使中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
 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
 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
 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
 予之也皆彼自有此
 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音推吐回反內
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
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
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
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
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
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
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
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
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
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
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
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
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孟子卷九 萬章第十 二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沉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知人可。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本反四書

孟子集注卷六

十一

萬章問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年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孟子集註卷九 山山書果 三十一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涂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澆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清米水也清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由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遽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

何林四書 卷之十 山崎書方集

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

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之。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本反四書 孟子集注卷下 十四 山崎書方集

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聲中去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乏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

何

錡。魚。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

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之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此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二百八十人。士田三百畝。可食一百六十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九十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六十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尹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人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二百

四十一
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
辰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下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共祿以是為差。

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

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撥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費音秘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十一

王公之尊賢也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

也
亥唐尊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赤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

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倫之一。所以輔佐天子。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

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乎耶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讀書作惠。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頭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讀怨也。言殺人而頭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而成，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

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卷之四
孟子集注卷之四
高子集注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

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政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者而取之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

所獲之多必也
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

器未詳徐氏曰先以薄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任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李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中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旨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養為 養為 養為

進去聲
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求食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要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片息而欲資其親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

惡平聲
柝音托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至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

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為偽反會公外反當丁痕反乘去聲法阻劄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圃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以祿薄而職易稱也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耻也。

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辱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厚餼。謂之寄公。士無爵。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罕之則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
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與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未也標摩也數以君
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

其末後復來餽時摩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
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
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
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
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

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

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 召與之

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扶底詩作底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

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

其為人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

王勃然變乎色

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對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
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
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
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
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
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
可論也。

孟子卷之十

